

【有所思】

## 去却金身

□孙葆元

上世纪60年代,站立在济南城任何一个开阔地带向南方眺望,群山如黛,宛如城屏。青山之上,几处殿宇,徒增遐想。顺着琉璃的穹顶向东扫视,却见一座白色的石门耸立在青崖之上,那是一处什么所在?远郊荒芜,我们足迹未到的地方,充满神秘。一个有神秘感的城市是有魅力的城市,神秘来自对它面纱后面的朦胧和对它过往的未知。

终于,寻了一个暑假,约了几个同学向那个神秘的白门楼进发。走进佛慧山的山谷,眼前是一座倾圮的寺庙,残墙犹存,殿基依稀,只有山体上的摩崖见证着往日的景盛,从清晰的字迹上我们辨出这座寺庙是开元寺。是大唐的年号,还是一个世纪的开元?不得而知。残寺留给我们一个谜。

从开元寺后院攀上一条小径,就看见那座高耸的白石门。

健步而上,直趋门前,原来门洞并不深,远非福地洞天之境,临门一座巨型石佛的头像俯瞰着济南大地。佛相庄严,没有香火,只有尘埃,但是基座被无数只手摩挲,竟摩挲出镜面一样的光泽。佛头与洞窟浑然一体,犹如龙门、云岗、大足的石刻,在这里它没有僧众伴行,只有朝圣者向它膜拜。

这一尊佛头给了我美感。在现代城市,有那么几处沧桑;在崭新的生活里,有那么几处旧迹,这个城市就有了时空的纵深感。任何城市都需要永恒的文化守护神,它大概就是吧?与青山共存,注视千年!

再登大佛头,我已是中年。恍惚中被一种意念召唤,不由自主地来到它跟前。我大吃一惊,它的脸被涂上了金粉,就像化了妆,涂着金粉的脸没有了昔日的生气,丧失了石佛的尊严。

城市的现代病竟传染到石

佛的脸上。现代人很奇怪,一方面要把曾经神化了的东西拉下神坛,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把平庸的东西推向神坛。佛教文化有一条著名的法则:“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是说,佛就在你身边的事物中,何必多此一举地涂抹再造?禅的原则是“于相而离相”。顺其美学自然,符合审美规律,看看三大石窟的造像,哪个给石像抹过金脸?

有些人偏偏热衷于此,那些跳大神的大师、治百病的神医、从故纸堆里复活的巫婆,都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涂金粉的人物。鲁迅先生说过,拉大旗做虎皮,包裹起自己,去吓唬别人。这些人则是涂金身、做辉煌,闪耀着自己,去糊弄别人。一个路子!

所以,我以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要去却金身,那座石佛的头像要去却金身,文化建设要去却金身,人与人之间也要去却

金身,断没有一群没有涂金的人向一群身上涂金的人膜拜之理。不论是别人予以涂金,还是自己往自己身上涂金,都愚不可及。

济南城的县西巷拓宽,发掘出宋代的开元寺遗址。对开元寺就有了种种推测,佛慧山下那座开元寺是县西巷的开元寺搬迁过去的。翻遍济南史志,找不到文字的记载,我却深以为然。因为一座府城不可能有两座同名的寺院。那么,是什么时候搬迁过去的呢?我的推测是明朝,寺庙是公共信仰所在,所谓神灵所在,不可惊动,搬迁它必然有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在济南过往的历史上,宋以后,只有明英宗二子朱见溥在那里设德王府,这座王府规模浩大,恰恰占据了县西巷,神权让位于皇权,涂了金身的王府逐出了涂着泥塑金身的寺庙。

只有那座佛头是原色的本相,那是美好开元的起点。

【侃历史】

## 分茶探秘

□李开周

大约七百年前,关汉卿唱道:“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擷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篦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曲子唱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嫖客(郎君、浪子、子弟,此类称呼在宋元白话中多指嫖客),此人一身绝活,非常走红,不管去哪家行院消费,都会有妓女投怀送抱,受欢迎程度不亚于现在韩剧里那些一出场就颠倒众生的大长腿小鲜肉。

此人都会哪些绝活呢?总共五样:分茶、擷竹、打马、藏阄、玩

音乐(通五音六律滑熟)。擷竹其实就是抽签,签筒里几十根竹签,使劲晃动签筒,竹签会跳出来,究竟哪一根跳出来,不可预知。可是高明的玩家手法奇特,让哪根竹签跳出来,那根竹签就得跳出来。打马是一种棋类游戏,走子之前先掷骰子,掷一次骰子走一次子。藏阄类似猜枚,张三手里抓一样东西,让李四猜,猜得出算赢,猜不出算输。分茶则是在茶上画画:调出一碗茶汤,茶汤表面本该波澜不惊,可是让高手一弄,水面上却能浮现出一句诗甚至一幅风景画。

到今天为止,上述四样绝活在江湖上差不多都失传了。特别是分茶,它发端于五代十国,走红于宋金两朝,消亡于元末明

初,已经失传了六百多年。

分茶之所以失传,跟喝茶的方式有关。明朝以后,喝的主要是泡茶,把茶叶往热水里一浸,浸完了喝水,喝完水把茶叶倒掉。而在唐朝以后明朝以前,特别是在两宋时期,人们喝的是点茶,先将茶叶碾成茶粉,再把茶粉调成茶汤,连茶粉带茶水一块喝到肚子里去。泡茶的时候,茶叶跟茶水是分离的,一碗清汤寡水,不可能弄出画面;点茶的时候,茶粉跟茶水是交融的,类似牛奶加咖啡,只要手法巧妙,就可以在茶汤表面上画画写诗。

最近六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喝茶的方式始终以冲泡为主流,早就把点茶忘得一干二净了,至于由点茶而衍生出来的分茶手艺,自然更是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好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留存于世的历史典籍,从中可以找到古代茶粉的制作工艺和点茶之道的大致轮廓。要想复原点茶法并不算难,可是要想复原分茶可就难了,因为历史典籍里关于分茶的记载和描绘实在少之又少,全部搜集到一块,恐怕还不到五百个字。

民间茶人不畏艰难,现在也在努力重现分茶之道,其中起步最早也比较成功的茶人已经探索出古人怎样将茶叶制成茶饼、怎样将茶饼磨成茶粉、怎样将茶粉调成茶汤,但在分茶的环节却犯了错。现代茶人是用毛笔蘸茶粉,直接在茶上绘画,利用茶粉

不能及时融入茶汤的特性,使图案在茶汤上呈现出来。遗憾的是,宋朝人并不是这么分茶的。宋朝人分茶,极像今天拉花高手给咖啡拉花:只需要两个容器和两种液体,将其中一种液体倒入另一种液体,完全靠倒入时的巧妙手法来形成千奇百怪的神奇图案,而不是拿根竹棍在浓缩咖啡或者茶汤上画来画去。杨万里诗云:“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妖娆。”可见茶汤表面的字不是用茶粉写出来的,而是在汤瓶(即茶壶)往茶汤里巧妙注水时自然形成的。

宋朝的茶粉跟日本的抹茶并不完全一样,抹茶就是纯粹的蒸青茶粉,而宋朝人将茶叶压成茶砖的时候,宋朝人将茶叶蒸熟,压去苦汁,碾去纤维,还要再掺入“压黄”以后精心熬制出来的黑色茶膏。换句话说,宋朝的茶粉并不纯净,它含有黑膏,调出的茶汤会分层:表层是雪花一般的茶沫,底下是青黑色的油脂,茶沫和油脂密度不同,颜色各异,在巧妙的水力冲击下,茶泡会有规则地分开,而油脂则丝丝缕缕地浮出水面,自然就形成黑白分明的美妙图案了。

为了验证这个解释,我用一小袋抹茶粉和一小块普洱茶膏来点茶,搅出茶汤,调了半碗茶汤,然后细细地注入沸水,一边注水一边转动茶碗,水面上很快冒出来一组海螺状的青色花纹,居然持续了一秒多钟!嗯,我觉得我或许发现分茶的秘密了。



【在人间】

## 瓜田记忆

□安宁

看瓜是一个大任务,至少我和姐姐是这样认为的。

白日里看瓜,在凉飕飕的风里,一边吃着西瓜,一边逗引着蚰蚰,几乎相当于休闲度假。只是,当白天的悠闲过去,夜晚来临的时候,听着玉米地里蚰蚰们的叫声,狗们在某个角落里低低地吠叫,街道上有小孩子在哭闹着喊着妈妈,我总是会下意识地靠姐姐近一些。如果忽然间有脚步声在地上传来,我会吓得心提到嗓子眼,恨不能躲到床底下去,化作一把泥土、一片叶子、一个西瓜,总之,什么不引人注意就化作什么。比我大三岁的姐姐也大气不敢出一口,只听着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好像在玉米地的某个角落里传来。我想那贼一定在偷窥着我们。我在心里默念着:赶紧挑一个最大的西瓜,快快走;无论如何,都放过我和姐姐,让我们能平安地回家吃母亲做的晚饭。我还想问问姐姐,怎么办呢?你害怕吗?可是却开不了口,怕一出声,那贼立刻拿

了大棒子,从背后当头给我一棍。

在我吓得闭上眼睛,连夜空漂亮的星星和月亮也不敢看,而且马上要很没出息地哭出声来的时候,母亲温暖熟悉的声音忽然间响起,我立刻跳起来,冲母亲喊:娘,我饿了!母亲的手电筒照过来,递给我和姐姐:饿了快回家喝玉米糊豆粥去,路上注意点,别栽沟里去了!

我一路胡思乱想着,跟着拿手电筒的姐姐走过田间小路,经过一个沟渠,穿过一条巷子,然后再一折一拐,便进了自己家门。父亲正在院子里就着灯光搓麻绳,准备卖西瓜的时候绑地排车上的西瓜用。姐姐自己舀了糊豆粥喝,我也去灶间盛饭,却无意中踩着一个夜游的老鼠的尾巴,我吓坏了,喊:娘,有老鼠!却没有搭理我的惊吓。我想起瓜棚下的母亲,忽然有些想她,后悔跟了姐姐回来。我宁肯饿着肚子,也不想在此如此孤独的夜晚,一个人吃饱了睡下。

后来母亲究竟有没有回来睡觉呢,我也不知道,因为第二天清晨,我睁开眼,母亲已经扛起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桌子上放着一个洗干净的甜瓜,我欣喜地咬了一口,觉得院子里没有人声的寂寞,被这甜蜜的味道给冲淡了。

谁也不知道偷瓜的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踩点的,大约西瓜刚刚冒出头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琢磨上了,眼瞅着哪家的瓜地一派喜气丰收的模样,个个西瓜都圆滚滚的,惹人惦记。如果不吃上一个,这一年夏天,真是等于白过了。看瓜的人,也大约在视线交锋中,就发现了偷瓜者的欲望火苗,所以一来一往,就是家家瓜地里都建起了瓜棚,等着前来买瓜的人,更等着胆敢偷瓜的那个主儿。

可是,那个来偷瓜的贼,始终都没有来,以至于我常常问母亲,明明没有贼来我们家,为什么还非要那么辛苦地天天在地里看呢?母亲便瞪我说:万一哪

天贼来了,将西瓜全都偷走了,岂不是这一年都白辛苦了?

西瓜被一车一车拉着去集市上卖的时候,很少有人再将防贼当成看瓜的重点。那时候的瓜地,渐渐变得空旷,露出了泥土的颜色,显得落寞和孤独。

太阳已经快要落下地平线了,整个村庄都笼罩在薄薄的青烟和夕阳之中。一切都是安静的,连狗叫也没有。我一块田地一块田地地走过,看到村子里所有的西瓜地,原来都与我们家的一样,变得空荡起来,好像被洗劫过后的战场,或者被人偷袭过的家园,有些忧伤,还有失落。我想起瓜棚也很快就要拆了,我养的蚂蚱,大约会在某个清凉的夜里,悄无声息地溜走。而等到瓜棚的4个柱子拔掉,地面重新成为田地的垄沟,完全看不出我曾经在某个夜晚躺在瓜棚下看向天空的痕迹。

我知道,最后一个有些寡淡的西瓜吃后,热闹的夏天,也就快要过去了。